

从头红到尾

[惠州]李远芳

多年前的年尾,妈妈拉着我到市场去,给我买了一套红衣服,一双红鞋子。回家的路上,她像是想起什么要紧事,脚下一顿,又拉着我折回市场,买下一打红头绳、两朵红头花,这才朝我点点头说:“对,这样才是从头红到尾嘛!”

于是整个年,我都裹在深深浅浅的红里。照理说,这样的搭配土里土气的,可妈妈很满意,每看我一眼,就念一次:“从头红到尾。”她对红色如此痴迷,除了贴对联和福字,还在每盏台灯下垫红纸、每盆花草上系红包、每个房间门上贴“利市”……

“今年啊,从头红到尾。”她反复地念,仿佛多念一次,幸运就会多降临一点。她不只讲这一句吉利话,也不只她爱讲吉利话,在我看来,所有大人都从不浪费任何能讲上吉利话的机会。

盘子里的食物明明还未见底,他们就往上加更多的,边加边念:“添,添,添!”我们童言无忌,常冒出不太吉利的话语来。表姐见一卷纸巾用完了,挥舞着光秃秃的纸筒喊“没啦,没啦”,他们翻出一卷新的递过去,纠正道:“有,有,有!”表弟表妹在大厅里追逐,嫌太挤,叫嚷“好窄”,他们纠正:“阔,阔,阔!”

在餐桌上,我们夹不住粉丝,抱怨“太长了”,他们乐呵呵

地接道:“长长久久!”此外,他们夹葱叶时说:“聪明!”夹芹菜时说:“勤劳!”夹蒜苗时说:“会算,算术好!”反正每夹一道菜,都能说出点吉利话来。鸡血这道菜最是有趣,叫做“鸡红”。这不是他们想出来的,是早就约定俗成的。很多地方的人都把血叫“红”,像猪红、鸭红、鹅红……前人为了趋吉避凶而施展出的创造力令我佩服——“血”字听着凶险,便取其颜色改名为“红”,盼着吃了它能日益兴旺。

年复一年,我在红色和吉利话中浸染着。不知从哪一年起,我不愿穿红衣服了。妈妈不甘心,试图劝说我:“过年不穿红的,还叫过年吗?”可我总嫌过于鲜艳。连带着吉利话,我也一度排斥,曾跟朋友抱怨:“讲这些太迷信了。”颇懂心理学的朋友却说:“我觉得吉利话不全是迷信。很多时候,当想着一件事会变好时,就真的会变好!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又有箴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不以为然。

去年寒假前,儿子幼儿园举办新年活动,让孩子们都穿上红衣服参加。给儿子买衣服时,我顺便给自己也买了一件。穿上许久未穿过的红色后,心情竟莫名愉快起来,忽然品出了朋友话中的深意:红色

作为一种暖色调,像一团火焰,振奋人心。而吉利话,确实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努力让事情的发展与自己的愿景相合。

我学会欣赏年的底色。墨黑的字写在红纸上,金闪闪的图案烫在红纸上,淡黄的灯光照在红纸上,都好看。红灯笼挂在北方的白雪中,或挂在南方的绿叶间,都好看。最好看的是小孩子们,从圆鼓鼓的红棉衣里,探出肉乎乎的面颊和乌溜溜的头发来,就像年画里的娃娃。

我也变得爱念叨吉利话。有人送来苹果,我道声“平平安安”。有人送来橘子,我双手接住,回句“大吉大利”。见有老人在插花枝,我凑上前,祝他们“长命百岁”,讲许多吉利话,讲到笑容在他们脸上完全绽放……

再读年兽的神话,有了新的感悟。那头年兽,是我们的恐惧和烦忧吧?而红色和吉利话,从头到尾都在燃烧着,要赶走沉沉暗夜中的年兽。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投稿邮箱:yzwbfxing@163.com

温暖的疗愈

[张家口]张燕峰

这是一次家庭教育指导课。一位42岁的全职妈妈上台分享她的人生经历。她说她的父亲自私冷漠,从来都不爱她。她25岁时父母离异,她一直跟母亲过。现在她给父亲打电话,通话进行不了三分钟,就开始争吵。说着说着,她忍不住哽咽起来。

42岁,正是女性风姿绰约的好年华,可是她身材臃肿,头发花白,脸色暗淡。

她继续说下去。6岁那年,因房子拆迁,父亲带着妻女回了老家,与她的祖父母和叔叔一家住在同一屋檐下。5岁的堂妹嚣张跋扈,经常打骂她。父亲叮嘱她:“你比妹妹大,要让着她,千万不要还手。”

在经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她找父亲诉苦,可父亲已是很不耐烦,阴沉着脸说:“如果你敢还手,我就揍死你。”从此,她认定父亲不爱她,父女间的隔膜、疏离和怨恨如同一根根尖刺,将她的心扎成一片密不透风的丛林。

随着叙述的深入,她的情绪渐渐失控,由轻声啜泣到放声痛哭。近百人的课堂上鸦雀无声,安静得连呼吸都听不到。

这时,家庭教育指导师特意从现场听课的人中找了一个年轻女孩儿扮演堂妹,在身后不断拍打她的后背,又找来一位男士扮她的父亲,站在椅子上,高高

在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她,大声地呵斥。

她像是回到了童年时代,万般委屈重临心头,捂着脸再次呜呜地痛哭。她用力拍打“父亲”的双脚,哭着控诉:“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坏爸爸,我长大后赚的钱一分也不会给你花……”

她的哭声撕心裂肺,听得出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绝望。

指导师问她:“你的爷爷奶奶是否夫妻恩爱,家庭温馨?”她摇摇头说:“爷爷奶奶关系并不和睦,经常冷战,谁也不理谁。”这时,指导师又选了年龄稍长的一男一女上场,他们都背对着“父亲”站着,保持着一定距离。虽有亲人在身边,但大家仍可以看出“父亲”在家里的处境,同样孤独无助。

她第一次看清父亲的处境,“父亲”对她从前的遭遇也感同身受。他跳下椅子,满面羞惭地向“女儿”表达歉意,他张开怀抱,她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声地哭诉。

走下台时,她已有了灿然笑意,眉目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而那位“父亲”,走下台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拥抱自己的小女儿。

这真是一次温暖的疗愈。

